圈點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牟子序

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新舊唐志同梁僧祐宏明集有漢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前有自序云一名牟子理惑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引牟子數條雖字句異同皆在理惑論三十七篇中知隋唐志所載牟子即是書也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憙為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則相距已百餘年牟子非融作明矣宏明集題下有注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子博之名不見於史據自序云先是牟子將母避世交阯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不就是牟子本蒼梧人未嘗為蒼梧太守或下脫從事掾史等字自序又云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又云牧弟為豫章太守為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乃請牟子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云云疑牟子避亂交州未嘗居官宏明集作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豈從其後而署之耶抑別有其人耶是書雖崇信佛道尚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隋志列於儒家吾師淵如觀察愛其為漢魏舊帙錄出別行屬頤煊考校其事因識其始末於卷首仍題漢太尉牟融撰者因隋唐之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爾

嘉慶丙寅正月二十三日臨海洪頤煊撰

牟子一卷 一名理惑論

漢 太尉牟融撰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物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廄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坐。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乎。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怳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綩綖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怳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無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可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邱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淩其顛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卻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

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說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鷰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之與。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皐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

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没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顚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顚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損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没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樂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棲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

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厖之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于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佛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

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匃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皐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淫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

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壺飡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覺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麏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

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閒。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賊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預備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

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憺怕。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至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眾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

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廒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熅。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蹑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仙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眾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憺怕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歲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惛迷

淫邪不禁吾問其故何荅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耳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卻疾不病不御鍼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早已惟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者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眾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眾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眾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眾私淹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覩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

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照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

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窊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踧然變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知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牟子一卷終

古今注總目

卷上
輿服
都邑
卷中
音樂
鳥獸
魚蟲
卷下
草木
雜註
問答釋義

目錄終

古今注卷上

晉　崔豹撰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立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為乘輿之飾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

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鑾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為鑾或為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為信幡也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元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元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騏驎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雁燕鳦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褠衣厮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褠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韝加褠衣以見武帝

厨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戸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戸竈置一伯故戸伯亦曰火伯以為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戸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戸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四謂為轓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烏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

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無常。惟諸王皆得
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
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為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
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
諸侯王同綬者。所朝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
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
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
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
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
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
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

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帢魏武帝所制初以章申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帢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履者履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劍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吴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為壝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内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元武闕畫元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

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為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為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卷上終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為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為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為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於沂澤。援琴鼓之。為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主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

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為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炯戒。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

横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鷺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為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所謂元鶴也

猿五百歲化為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為牡馬為牝生騾騾為牡馬為牝生駏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翮銅爵神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為麞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鷲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鳲鳩

烏一名孝烏。一名元烏。

鷄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為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𧓍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沒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為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蟚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劒。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績

蚟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者善螫人一名元螈一曰綠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降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為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為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元紺遼東人呼為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

魚子曰鱦亦曰鯤亦曰鮇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蜣蜋能以土包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螔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為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為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魟音紅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魟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蟇子曰蝌蚪一曰元針一曰元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虫事小史

兗州人呼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黑鯉為元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雄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魚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爾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鼉名元衣督郵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為婢鰨呼童子魚為土父呼鼉為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為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卷中終

古今注卷下

草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移楊圓葉弱帶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

水楊蒲楊也枝勁韌任大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身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析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為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翳木翳或作蘙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

紫栴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營豆一名治營。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營菽。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芡。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蓮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為仙人花。一名連繖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似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

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花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為棗杼實為橡桑實為椹楮實為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砍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為黍亦謂稌為黍

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荼青者為青荼亦謂紫色者為紫蓼青色者為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為高蓼（高或作馬）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為一株籜幕裹之名為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為大蒜

揚州人謂蒻為斑枕不知食之

荆楊人謂蒩為蕺

蘘荷似蘠苴而白蘠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為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苦葴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謂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宏為靈文鄉嗇夫行宫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為馬勒硨磲為酒琬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黄出東夷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到於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為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真有駃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實（一本作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為棒殺之世

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為器。用以卻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為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為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

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荅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荅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古今注卷下終

聱隅子敘

敘曰聱隅者枿物之名也歔欷者兼歎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人也與夫禽獸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付介然獨處為臨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旣揚名惡亦如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為毒舉世慨夫哲人為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仁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濟剛以洽柔故承之以大中大中之至莫顯乎二者故承之以道德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睎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介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小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介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介睎序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一

宋　蜀人黄　晞撰

生學篇第一

五氣雜萃鈞埏鑪鞴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君子亶力。作生學篇。

聱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後行者尚矣。嗚呼。仁矣哉衆好之。己樂之。衆疑之。己審之。衆亟之。己恤之。聱隅子曰。鰕蝌之微不能鈞横江之魚。禮賢而不以其道。謂草澤空者誣也。辭賦之戾乎治具。聱偶之甚乎倡優。孰云揚綰之為賢乎。吾見其大不道者以此。或問漢高祖何如人也。曰古之仁人也。曰有仁而遺其親者乎。曰何也。曰項氏之將烹其翁姥也。漢高祖曰饋吾羹。得為仁人歟。曰是非子之所謂也。當漢楚之未定。孰敢盆人之難乎。不然則將往而同烹。曷若終拒而必難乎。嗚呼。鳳凰隱而百禽噪。聖人没而諸子亂。甚哉封禪之禮無益於今也。皇天汲汲以生吾民財以阜吾民今枉其財以奉天是猶割己之肉以啗卄口。不亦痛乎。或曰學將久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或曰。井田不復。肉刑不用。鄉飲不序。里選不伸。冠禮不飭。家廟不建。五爵不封。若何。曰人君其勤矣。何也。井田復則民不飭。肉刑用則惡有别。鄉飲序則長幼順。里選伸則賢无隱。冠禮飭則人適節。家廟建則孝不犯。五爵封則戰用稀。罔由此者。猶適越而西其軌也。嗚呼。允克言之。則以蹈之。允克蹈之。則以久之。久哉久哉。今其鮮矣。聱隅子覰諸史德

然歟。曰。天哉天哉。欲斯人之極乎。犧牲哉。秦政之陣伍。項羽之犄角。不亦甚歟。或曰顏子奚以貧。曰不貧。又曰。猗頓奚以富。曰不富。或者未達。曰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嗚呼。妓婦之篤。暴君之寵。雖極其情。不足尚矣。聱隅子曰。鄙哉楊王孫之所為。欲以一身之衣。徧服裸人之國。匪不足之為慊。亦將見其形之自赤矣。或問三代之前裕臣也。秦漢之後勞臣也。曰何為裕臣也。曰不言而人信。不威而人服。不令而人從。又曰。何為勞臣也。曰丁寧而後信。桎梏而後服。申飭而後從。嗚呼。古人以道而顯身。今人以才而顯身。古之人以德服人。今之人以威服人。聱隅子曰。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聱隅子曰。黃金雖多。不以淫費為仁。不以嗇用為節。在乎用協中而行合義故也。聱隅子曰。飽。旨而糲。渴汙而漿。小人而居大位。恚為不充者。良不自求耳。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為義。今之師也。師乎為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聞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聱隅子曰。无責人以如己。无譽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

進身篇第二

无自而生。无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奈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蓁然濡然。不吾為哉。作進身篇

聱隅子曰。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為困。而居顯不以為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或問令狐德棻之言王霸。曰是非古之所聞者也。夫王者之行。刑猶德也。德猶刑也。何刑德

而王霸異乎。嗚呼。腐薪不可以撻兵。溲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聱隅子不跌
時而膠悔。不憚人而結毀。建皇中以為的。出血性於檻穽。吾聞之於武王耳。不食非君之祿。不
仕必亂之朝。進則致之以其道。退則去之以其國。吾得之孟軻耳。不懝懝於不遇。不猶豫而不
進。宅仁義而為心。液中和而為氣。吾得之於楊雄耳。罔進難而退易。不賴身而為國。處衆人之
所不審而愈卓。任當年之可欲而不尸。吾得之於韓愈耳。戴道德以為天。无孛蝕之異。蹈仁義
以為地。无无折之險。斂詩書以為披服。无災身之咎。憑禮樂以為衛軏。无覆轍之禍。吾得之於
孔子耳。曰孔子何其隱約也。曰奚其言哉。若我夫子者。宅天下而不足言廣居。一室而自以為
綽。壽萬歲而人不以為夭。去千古而身亦如在。奚其隱約哉。或問楚之鄉有盜者。攻其室而主
獲之。曰子之貧以至於斯。遂釋之。人以為仁。魯之鄉有盜者。及其門而主獲之。曰子之貧奚至
於斯。遂殺之。人以為正。曰何如其為也。曰楚之鄉者。三皇之人也。魯之鄉者。五帝之人也。若二
人者。其智一也。而幸與不幸。何其戾哉。曰若知海洲乎。卓乎丘陵矣。數之所去。丘陵麋於海洲
矣。聱隅子曰。越石父者。禮之操人也。黔之孶者。禮之木人也。叔孫子者。禮之商人也。阮嗣宗者。
禮之貊人也。或曰。生不得伸其志。死不得盡其禮。屑屑之於天也。聱隅子對曰。道之所歸。不在
於紱冕。道之所違。不在於榛莽。回憲與堯舜肩立。桀紂與匹夫一致。聱隅子曰。鄧子之於漢文
也忠矣。而正不庇其身。李夫人之於延年也盡矣。而德不傳於色。嶢之以正。淵之以德。不若之
名臣列婦无矣。

揚名篇第三

顯顯令實。巍昂卓厲。吾暀吾輝。以效所在。知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聱隅子曰。名揚乎當世。功獲乎千祀。孰有如顏子者哉。或曰。顏子誠乎揚名而功何有。曰。是非子之所及也。當夫子特立獨行。非顏子不能廣之。則後者何述。在陋巷而不憂。飲一瓢而自樂。則後之困者彌激。貪者不息。非顏子之功何也。聱隅子曰。人生何有。觸類成性。上之聖吾知其无初。下之愚吾知其可終。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憂。當秦政之无道。使扶蘇之必立。天下其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縣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聱隅子曰。王朴之忠直。和凝之敏速。黃文蔚之得衆。桑維翰之討事。亦一代之美矣。或曰。羊陸二公不欺也。其至矣夫。對曰。甚哉。其能自不有如是也。或問不信之心何如。曰。使其加一息。則太公其人也。聱隅子曰。仁矣哉唐太宗。其臨事也果。其從諫也速。其濟物也權。其養民也惠。其保臣也終。其武王之後一人而已。聱隅子曰。顏子能柔而能勇。子路能剛而能屈。或曰。何謂也。對曰。仁而不違。柔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伺。剛也。義而後伏。屈也。孔子亡二賢。教不效也。聱隅子曰。可以發身而未可濟世。可以濟世未可以經遠。君子如欲經遠。在繹思而已矣。或問君子。曰。君子之道。明而不耀。晦而不濁。聱隅子曰。終日不為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為善。善必息矣。是以君子捨此覬彼。聱隅子曰。古之人見利以思義。今之人見利以忘義。聱隅子曰。不矣哉楚王之不納璧也。秦趙二君幾不免乎。或問信。曰。不矇。或問義。曰。不苟。或

曰逆阪而走可乎曰不可曰迂哉子曰居今之時學古之道不亦逆走者乎聱隅子愴然歎曰飼乎食服乎衣子能捨之乎曰不能曰是古人之道也或曰黄霸能州郡而不能朝廷何也曰若霸者其自怠之而已矣夫君子者在幽約而不困任寛綽而不充小之於灑掃大之於天下无不任也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斯之謂與若霸者其息怠之而已矣聱隅子曰无為天之物无召鬼之鬬相病而加藥順風而舉帆則力易而功濟聱隅子曰直哉史乎劉之激長説不陷諸武之黨聱隅子曰温氏之子其至已乎友愛而忠鯁倭於一門矣李子紀之正直黄丈蔚之明道李太亮之清慎凛凛乎其節也

虎豹篇第四

回邪飾心反僞如真常日不足厲則有餘嗚呼咈矣哉奈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聱隅子曰虎豹以搏噬為功鳳皇以和鳴為美小人為惡日思不足君子為善日思有餘蓋所禀者殊而所歸者戾矣是以桀紂之暴虐猶堯舜之於道德或問申韓之是否曰是二子非不知王道之可尊善習俗所以異耳故君子在幽而不憂在明而不屈慎所適而已矣聱隅子曰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欺闇之人慘礉之吏其不毒也甚乎鴆翅故為天下者不可不慎功則散之多士罪則歸於一人客有貌不甚氣言不甚辭巍然而坐勃然而激與聱隅子曰醜虜尚强熾百官尚繆濫文章尚蕪蔓風教尚遺滯以何道而能救歟聱隅子慼然无對他日罵曰若是子也所謂聾瘖者也或曰子之旨何哉曰醜虜尚强熾非无將也聲色之

心。向其家耳。百官繆濫非无賢也。賞罰之差其的耳。文章蕪蔓非无宗也。典制之經咈於俗耳。風化遺滯非无時也。命令之官昧其人耳。聾隅子曰。聞人疑而改者上也。聞人非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者下也。聾隅子曰。天下之患者莫大於為人君。終日為善善則未予纖芥之過溢於四海。聾隅子曰。至矣哉。晦其道者終日而不顯其善畢世而靡聞其過。動則湛然而若靜靜則冥冥而不息。視天下於一家守聖智於童心。不自明而愈光不自伐而愈功。聾隅子曰。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為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聖人之道。猶反掌耳。聾隅子曰。使夫子之有餘緼者。蓋子淵之命也。或曰。奚為餘緼。曰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或曰。老氏之仙也有矣夫。曰人之好怪也。有是夫。或曰子之道勃矣。曰是其心矣。曰子之道至矣。曰是其憂矣。或謂聾隅子曰。處世而无所及物者。不如无生。聾隅子曰。不患其无所及物。所患其道之不修。不患其道之不修。所患其心之不至。不患其心之不至。所患其誠之不著。誠苟著矣。雖不宰其工不官其事。萬世之下。享其利矣。奚无所及物者哉。

仁者篇第五

世道斯往。誰為來者。塞極以亨。勢之使然。萬態融融。動植飛潛。故作仁者篇。

聾隅子曰。仁者不必器其愛。義者不必逆其備。禮者不必白其事。智者不必習其宜。信者不必報其言。聾隅子曰。比干之於王嘉也。同其死矣。龍逄死於其天下。不死於其國。其无死之臣乎曰可與不可而已矣。聾隅子曰。愚哉屈大夫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利而不知害。古之大夫。諫不

從則去其國。或曰屈原楚之後也。義全宗祀。曰何適而不全。微箕其不仁矣乎。嗚呼商周之前天下无長逸之賢。无久肆之惡。秦楚之後天下无煦用之賢。无必除之惡。故治之與否。繫乎賢惡而已矣。聱隅子曰。賈誼晁錯得封諸侯之術者也。主父偃得順諸侯之術者也。或問昔之賢者孰謂得也。對曰。張良得聖人之安者也。蕭何得聖人之變者也。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也。或人未諭。曰功成身退。聖人之安也。勢隆身損。聖人之變也。竭忠事上。曲為之防。聖人之力也。嗚呼禮之秕稗。而政之贅疣。莫若思往賢而賤時彥。樂其聽而遺其視。吁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矣。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聱隅子對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收之。又何止哉。曰孔子之文何所盡也。曰廣之於天地。明之於日月。幽之於鬼神。變之於恍惚。則不知其所盡矣。或問人生而性乎。曰何性也。人生形而已矣。若夫百尺之材。生於毫末之時。則不知其棟梁歟輪輮歟。及夫百尺。則匠者至矣。然後器而用之。形而性之之謂矣。夫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情變則癖。癖變則疾。疾變則死矣。混沌倥侗。形也。道德仁義。性也。詩書禮樂。神也。周章去就。情也。狂很愎佷。癖也。淫蕩貪戀。疾也。鬼神所極。死也。奚人生而性乎。形天之謂也。不審世所傳三子之言者愚矣。不諦其慮而強為之辭。以謂人生而性也。孟軻之言善。則草木也。草木則无能惡矣。荀況之言惡。惡則虎狼也。狼虎无能善也。揚雄之言善善惡惡。則草木可以混於狼虎乎。是皆強為之辭焉。易曰。各正性命。蓋各能自正而已矣。傳曰。天命之謂性。由不道而受天之命矣。嗚呼。天地不能崩陷。人迫而崩陷。日月不能薄蝕。人促而薄

蝕。國家不能潰亂。人召而潰亂。天地國家之大賊者。其斯之謂乎。

鼇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一終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二

文成篇第六

天生萬彙。爲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聱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度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聱隅子曰。弗人也。斯人之行也。貌邇而心遠。臨利而亡親。膺恩而腹怨。或問成人。聱隅子對曰。修尒三至。崇尒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患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惑爲至。行不在亢。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譽人於子。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聱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澗沼沚。見其泉清源沘。欲狎而翫之。及臨乎江河淮海。見其巨浪滔天。則慄然有畏之之色。至與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辯與蘇張爲孰愈。聱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姑利六國。則蘇張之術矣。辯與不辯。則吾弗之知矣。聱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偶。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聱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也詳矣。聱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聱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疎而後親。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錮。曰非人實黨錮。而主之自錮也。嗚呼。因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絕。不亦

悲夫。聱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乂也。聱隅子曰。大偽若眞。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啟人以為賊。而姦人迹聖人以為賊。聱隅子曰。生不幸。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聱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然而恥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冠於仁。履於義。覃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聱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王石之富。守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尚知以富則富有餘。

戰克篇第七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閒。以順吾道。夥哉生騐。得盡天性。作戰克篇。

或問戰克於聱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帥。以命令為陣伍。以忠信為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克也。聱隅子曰。謙讓者禮之容也。去就者禮之宗也。威儀者禮之符也。嫌疑者禮之防也。親疎者禮之節也。隆殺者禮之爵也。此六者人倫之根槷矣。聱隅子曰。報施者仁義之宗也。賞罰者教化之權也。是非者得失之鉞也。厚薄者升降之的也。喜怒者抑揚之柄也。黜陟者懲誡之規也。此六者文化之樞機也。聱隅子曰。日月不照其必闇。春夏不滋其已腐。鬼神不祐其不淑。聖人不思其可□□。王者不碑。所碑者吾見其自待之不厚也。澤由之碑。知李斯非輔相之材也。聱隅子曰。李國主仁不足而儒有餘。宋齊丘道不足而智有餘。

使其足則无敵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聱隅子對曰。古之譁人也。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純而浮偽入焉。或問人道何以為極。聱隅子曰。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非堯舜不能純行之。聱隅子曰。李衛公其至矣乎。處子而勇者也。聱隅子曰。報為天下之利。和為庶事之宗。正為百發之衡。幾為五常之表。此四者。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行之於家則家肥。行之於國則國乂。行之於天下則堯舜以此。或問使項羽之始終於范增。而楚可與乎。聱隅子曰。守之不以其道。行之不以其義。雖至堯舜為之。而臣不能扶。矧一悠悠之夫乎。又曰。范增何如人也。聱隅子曰。狩人之人也。曰何以然也。曰貪利而不止。好殺而不節。蹈不測之藪。遇逸材之獸。前不制。後无援。果自傷矣。聱隅子曰。家於有道之鄉。立於不陷之地。行於平易之塗。則堯舜其人也。或問揚子所謂聖賢之言如天地何相戾之遠近如是也。聱隅子對曰。是所謂狂者之言耳。自誠而明。自明而誠。其功一也。孰謂聖賢之異哉。

大中篇第八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為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不知也。故作大中篇。

聱隅子曰。大中之道。无歸者久矣。其秦漢而後乎。輪輪乎其過哉。或者慼然呱呱哉。赤膚之不乳矣。或問世之務如之何。聱隅子對曰。世之務幾乎偽也。曰何其甚歟。曰以不道而責之。而後强為之善。以不德而責之。而後强為之正。以不仁而責之。而後强為之愛。以不義而責之。而後强為之宜。以不法而責之。而後强為之順。以不教而責之。而後强為之訓。皆非其始之心也。不

幾乎僞歟。譬夫美色之可以惑正士。正士曰我无情而不惑者。僞也。謂我不敢者。亦強為之修耳。其依違而不率者。而後為之誅竄也。其蒙然而不入者。而後為之斧鉞也。聱隅子曰。昔之於學也。謂道之易也。故寢不安。食不暇。計歲時而不可及。故其志勇也。今之於學也。謂道之難也。故寢雖不安。食雖不暇。惟恐畢生之難及。故其志弱也。嗚呼。不脩日損於始心。為志不及於當年止。恐一朝无狀而甕辱於先人之教。負於嚴師之力。悲夫。聱隅子宜乎哉。聞而行之若人。視而行之若人。久而行之若人。頑然弗入者。獸夫人哉。聱隅子曰。富貴而不由其道。則不如貧賤。貧賤而不由其道。則不如禽獸。是以古之君子。有餘則不泰。不足則自如。一畝之宮。可以禦風雨。數畝之田。可以奉先祀。冠仁服義。講信修睦。以親朋友。以和姻族。其自得也。雖有堯舜之位不能屈也。則顏子其人焉。聱隅子曰。琅琅乎昆弟宮商也。真卿之拒希烈。杲卿之斥祿山。雖古之卓然未可右。夫二子也。聱隅子曰。至矣哉。不言者吾知其養言也。多言者吾知其易屈也。自晦者吾知其必明也。自柔者吾知其必剛也。自狹者吾知其必廣也。人之心不識者。其猶江海乎。嗚呼。千里之騅。不逢善馭。居於駃騠之乘。千金之璧。不遇玉人。混於塊石之間。材高乎衆人。行高乎舉世。不逢知己有矣。夫謂我不知而躁者。亦愚之甚矣。聱隅子曰。女无妍媸。得幸則衆妬之矣。士无賢愚。得勢則衆嫉之矣。是知利之餌人也。速於影響。非夫博達變節者。則幾不陷於不道矣。或問人道何為而可也。曰无求而不求。无必而不必。餌之以利。有可取之宜。雜之以德。有自明之節。又曰。何為而不可也。曰苟且以希進。沽激以求譽。悟憚以自損。盈溢以自持。

道德篇第九

自天地事无能捨之者。舉斯二柄而已。嗚呼斯人。以歸乎壽福。作道德篇

聱隅子曰。道德之易行也。仁義之易修也。而人之不修且行者。何哉。處衆人之所疾故也。聱隅子曰。虎豹雖猛。不依於无林之野。知幾之士。不入於无道之邦。故知血流漂杵者。未必无君子也。比屋可封。未必无小人也。蓋去就之殊。而死且生矣。聱隅子曰。視夫謙者。則遜養之禮生。觸夫勇者。則剛猛之性逸。嗚呼。人心无常。有是者哉。故君子熟之。而後思議之。而後言。則其行也不悖矣。嗚呼。視錦繡而不恥乎被褐者。吾知其可階於聖人之域矣。嗚呼。人心不同。其猶草木焉。七十子之歸於孔子。而无閒言者。非有黨也。蓋道之勝矣。聱隅子曰。嗜慾之錮人也。其猶膠漆焉。使仁義之心有如是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或問聖人之道。何其艱也。對曰。跛遐途而後知力之不任。學聖人而後知智之不豐。然而力不强則塗不至。智不勉則道不明。今也怠夫其後也。果悔。聱隅子曰。澗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材易其秀。君子履道无躁。世之弗腆。无尤人之不諗。生雖不遺。名亦隨昌。聱隅子曰。力耕者不以生民之心為心。而生民在其中矣。蓋勢之逼也。亦有自然而然矣。或問聱隅子曰。隨時之藝。不可捨斯。抗世之道不可忽斯。對曰。履捷塗必有險阻之厄。學非聖必有淹汩之論。如其不遇。則隨吾所樂耳。聱隅子曰。小善不足以蔽身。勿以小善而自怠。小惡不足以滅身。勿以小惡而自暇。小善漸而大德生。小惡滋而大慝作。晶熒不滅。熵火焚於高原矣。聱隅子曰。道為庶功之筌。德為衆

正之宗。靜久則用怠。故立之以道。道極則志煩。故鎮之以德。聱隅子曰。君臣亂則觸擾生。父子亂則悖逆成。兄弟亂則離間興。朋友亂則黨與傾。長幼亂則和順喪。夫婦亂則義愛亡。此六者故聖人大為之防。或問表世之俗。何者為先。聱隅子對曰。述言者不及安仁。安仁者不及樹德。故樹德者為天下表焉耳。

三王篇第十

王協其王民。心繹順位。不崇德。衆斯救焚。惟皇建極。允克厥終。作三王篇。

聱隅子曰。三王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伯以生民為心。而生民違之。蓋修與否故也。聱隅子曰。有堯舜之資。而不能修者。秦政也。有周公之績。而中易者。王莽也。嗚呼。餌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故知始而善者。善之飾也。終而善者。善之德也。聱隅子曰。天子任乎三公。三公任乎庶官。庶官任乎庶民。庶民任乎庶物。故庶物不集。則罪於庶民。庶民不安。則罪乎庶官。庶官不正。則罪於三公。三公不明。則天子之憂也。雖有九重之深。萬方之廣。不得而宴居矣。是知冠不加於足。履不飾於首。庶位非其材者。不可以私之。亂天下之大舉於是矣。聱隅子曰。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始終者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或問為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護也以皁廐。飼之以芻粟。嚴之以勒羈。控之以善馭之。遠則遠之。近則近之。孰為而弗若也。聱隅子曰。甚矣哉。或人之樂事也。終日為吾所為。則絕默而

无聞旋踵不為而天下尤之矣財豊者用益勞祿厚者責彌重其來久也聱隅子曰力弱者勿任其厚負才卑者勿尸其隆位今雖稍安其後也必悔或曰彼以是道而耦子之是道而違曷若釋此而保彼者或對曰背逆而效順者有矣夫未有背順而效逆者也聱隅子曰女以色而事人時過而恩斯替矣或問君子之道聱隅子對曰出處的乎時語默的乎義亨塞的乎命屈伸的乎人嗚呼百慮之所非不如一賢之所是百賢之所是不如一佞之所非或問近世之文誰為可者對曰其有人焉矣曰何人也曰柳荊州得文之心髓而思慮傷氣枝微得文之耳目而視聽未極孫漢公得文之骨幹而血脉多滯張晦之得文之齒牙而咀嚼傷齶胡宿得文之咽喉而聲音未暢孫鄰幾得文之胸臆而掟搠不和种隱居得文之手足而掉動靡安潘舍人得文之眉目而氣色不正胡祕書得文之膚藻而內關疾血又問其次曰嬰摶而已雖有四支五內而未達於用使其加冠世室則吾有望焉嗚呼五代生靈湯而火之我太祖太宗遏其沸而絕其薪膠四海之濁浪變戎衣於甫掩真宗二十餘年厈三面之刑網令上之黜陟邪正於古明主或无愧焉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卷第二終